LIBRARY
MAY 21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127
N4H64
1525
v.6

讀書續錄卷六

爲學之要在於知性善知性善則知所用力矣

告子以食色爲性若紾兄之臂而得食得爲性乎踰東家墻摟處子則得妻得爲性乎故食色氣也食色之理性也

寒暑陰陽也所以變化者神也變化之神無方陰陽之易無體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而易亦天地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而道義亦性也

居處恭執事敬存吾心之天對越在天之天卽顧諟天之明命畏天命尊德性之謂也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曰聖人人倫之至也又曰堯舜性之也是則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全此性而已

程子曰乾天也一節論天至矣

顏子所言高堅前後朱子曰道體也道體卽性也

天命之性渾然無間故存心養性卽所以事天也

聖人以四代禮樂告顏子使其得位則於前代之法必有因有革未必盡溺古法也

朱子曰功用言其氣也妙用言其理也功用兼精粗言妙用言其精者

聖人作易順性命之理一卦分三才陰陽剛柔仁義之道卽性命之理也

中夜因思天賦我惟一性苟不能全是逆天也可不懼哉

用言以斷事則尚乎易之辭

朱子綱目大書張良謝病辟穀其旨微矣

孔子曰斯民也三代直道而行也是則三代之治後世必可復

程子言漆雕開已見大意即道也道即性也陽氣自下而上漸達則溫畢達則熱陰氣自下而上漸達則涼畢達則寒觀十二月卦氣可見

聖人教人博文致知格物明善凡知之之功皆明此心之性也教人約禮誠意正心固執凡行之之功皆踐此心之性也

涵養須用敬存此性耳進學則在致知明此性耳

孔子教人多就事上用功鮮有指出本原者至孟子則指出本原矣

孟子深造之以道一章至妙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王疑論元魏曰夷狄之德黎民懷之不知何謂也

論性是學問大本大原知此則天下之理可明矣

自泰之否易自否之泰難

卦爻隨時取義不同

君德明爲本居敬窮理則明矣

朱子曰至精之理於至粗之物上見

班彪王命論眞西山文章正宗取之

知行雖是兩事然行是行其所知之理亦一也

乾專直是一坤翕闢是二

參同契終是方技之書

顏子與聖人未達一間者以三月不違與純不已也

聖人相傳之心法性而已

既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復何言哉
萬古之闔闢不可得而窮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與
物格知至在物之理與在已之理無間故曰纔明彼即曉此
格物是方推致其知物格則知至矣
通天地萬物總是一理致知格物者正欲推極吾心之知以貫天地萬物之理也
孟子曰使吏治其賦後世分封者多用其言
天命有善而無惡性之謂也
大同之道即理也
誠之源即張子所謂性者萬物之一源

唐郭子儀竭忠誠以事君故君心無所疑以厚德不露圭角處小人故讒邪莫能害

觀孟子答井地之問則其法壞已久矣

四德仁爲大知爲重非知之明守之固則仁亦不能有諸已矣

朱子贊明道曰龍德正中甚大

孟氏醇乎醇以其言不出乎仁義禮智

言出乎已可警乎已

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盖道即仁義禮智心通乎道以辨人之是非其合於道者爲是不合於道者爲非道即權衡較輕重即辨是非也

朱子論陸象山之學具有定論臨川吳氏猶左右之何

元人詩曰不宗朱氏元非學美哉言乎

晉司徒魏舒凡有爲先行而後言可以爲法其遜位而去一節尤高

孟子專心致志四字讀書之至要

率性之謂道全是自然

天下後世有公是公非秦檜祖子孫三世領史職亦不能揜其奸邪之迹

聖人之言皆自天理中流出所以爲載道之文

知性善則天下之道皆自此出不知性而論道者妄也

學至知道乃可以言學道者何性是也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造化之迹

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即二氣之良能也

元亨利貞仁義禮智八箇字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充塞天地貫徹古今日用須臾不可離也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聖人盡性以至命也

大哉乾元乃統天萬化之源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無時不然

天既無言恐理亦無名

二氣之良能即屈伸之自然也

細思人與天地本無二理惟無私貫之

凡言性命仁義禮智道德之理皆無形聲之可接惟默而識之可也故曰上達必由心悟命之曰道蓋借人所行實有道路之道以明人所行當然之理耳非真有形如道路之道也

先儒言聞道見道者但心悟其理故借聞見以明之非眞有聲之可聞有形之可見也

降衷秉彝天理民彝朱子於孟子豪傑與及聞見章註兩言之千載聖賢所傳所學之道不外乎是

持盈惟有德者能之

作德心逸日休者誠也作僞者反是

人無忠信不可立於世

天地聖人誠而已本一氣而有動靜耳

荀子以人性爲惡則是誣天下萬世之人皆爲惡也其昧於理如是之甚

周世宗亦五代之賢君而爭南唐江北之地亦多傷兩國

之生靈仁者不爲也

孟子處戰國之時不言兵其仁心大矣

觀唐虞三代之書其世道可見

宋元祐宣仁臨朝亦非大有爲之時

氣化流行未嘗間斷可見道體無一息之停

周禮後世用其制者猶不可易可見爲聖人之書

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最爲難事

孟子得仁義禮智之大者其言千變萬化皆由此出

天道元而已人道仁而已

大學言明德論語言仁中庸言性孟子言仁義一理也

坤之元即乾之氣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先儒謂是孔

子言性與天道處

非知道者不足以知聖人

自孟子後知孔子者鮮矣至周張程朱乃知之

顯諸仁是藏諸用之發見處藏諸用是顯諸仁之機緘處

三代王佐事業皆本於道德後世輔相事功多出於才氣

莫之爲莫之致皆當謹其在已者

中庸惟聖人能之雖大賢亦未免有過不及者

議論是非易行事合理難

聖賢書所言之理神而明之在乎人不然書特塵編耳

一之理不患不能知患無可貫之實耳

朱子本義係呂氏所定經二卷傳十卷古易次序可見易本卜筮之義

讀書續錄卷六

讀書續錄卷七

通天地萬物之理皆善也人胡不爲善

用之則行最難自聖人以下雖大賢用之未免有過不及處

聖人見幾明決未有至於事幾之難處者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天理人事精粗無二致故下學人事即所以上達天理也

大哉乾元元者性善之源也

千載之下得易之本義者朱子一人而已

孟子言性善擴前聖之未發程子性即理也與張子皆論氣質之性又擴孟子之未發至朱子會萃張程之論性至矣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道莫大乎是

孟子之後道不明只是性之一字不明

朱子論專言偏言之仁皆本於程子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之語其論性命皆本於程子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之語其論本然之性皆本於程子性即理也之語其論氣質之性皆本於程張論氣質之性如論致知格物之類皆本於程子

居處恭即吾心之天對越在天之天如顧諟天之明命是天命尊德性皆是恭之實

雖明善而反諸身不誠終未有得也

程子曰性即理也發明性善無餘蘊矣

性無聲臭不可以物形容之

理無形只是事物所當然已然者

朱子之後諸儒有失朱子之本義者至魯齋許氏尊朱子之學至矣

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業之存於心者爲德德之見於事者爲業如仁義禮智是德行仁義禮智之德見於人倫事物之實爲業德業非有二也

漢文帝即位之後除收孥相坐律却貢獻定賑窮養老之令除誹謗妖言律以至免租之類皆仁政之大端也三代以下誠爲賢君

孟子言左右逢其原即自得之者

理即在氣中不可脫去氣而言理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人之所得以爲心即專言仁則包四

德
陰精陽氣聚而爲物神之伸也即人之始而生魂游魄降散而爲變鬼之屈也即人之終而死此所謂人者鬼神之會也與
用之則行最難所以孔子言行義以達其道未見其人也
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此言性也性無窮盡無方體朱子謂之道道即性也
但當循理不可使氣
非知周乎萬物者不能辨天下之惑
繼之者善性之原也成之者性善之在人者也
動靜者陰陽也所以動靜者道也
中庸惟聖人能之所謂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

鬼神之屈伸伸之極爲屈屈則伸之氣已往而遂盡其屈而復伸者乃方生之氣非指夫已屈之氣復爲方伸之氣也程子曰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爲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朱子亦曰往者過來者續

見到至處人或可及行到至處人鮮能及也

明本然之性氣質之性與喜怒哀樂未發已發之性情了然無疑此本領之學也

古之學者爲己顔曾之徒是也

中庸不可能者以天命人心之理極其至也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約乃理之統會一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爲學能使理勝氣則可以變化氣質之性而反天地之性

若氣勝理則不能矣

雖盡明五經四書之理而反諸身不誠猶未有得也有人談道理浩博無窮至其心則無實得處故其行事與所談者無一句相合即程子譏韓持國如談禪者是也

程子之門人論未發之中無致知格物皆失程子本意至朱子發明至矣

朱子大本原皆得程子之學

就氣質中指出仁義禮智不雜氣質而言謂之天地之性以仁義禮智雜氣質而言故謂氣質之性非有二也

有氣即有性有性即有氣性雖不雜乎氣亦不離乎氣

人之物欲淺深由於氣質之有清濁也氣質極清者自無物欲之累其次雖或有之亦淺而易去氣質極濁則物欲

變而去之也難

氣質之拘最大變化之功極難然亦不可畏其難而不加變化之功也

孟子曰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此亦言氣質之性

至善之所在在天爲元亨利貞在人爲仁義禮智在人倫爲五常以至一事一物莫不有天理之極是皆至善之所在也

夏書止四篇商書稍多周書最多

人心通貫天地之心

得聖學之眞則知異學之妄

重外輕內學者之通患

朱子盡得程子之學故曰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
衛武公年九十五猶作懿戒以自警
朱子稱陶淵明有高志遠識
默識性與天道內外合一無處不有無時不然
孟子曰知其性則知天矣天者性之所自出即天命之性也
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此言氣質昏濁則天地之性爲其所蔽故爲氣質之性善反之而變其昏濁則天地之性復明若氣質本清則天地之性自存初無待於反之之功也
性情得其正者聖人也

大德敦化理氣之一原小德川流理氣之殊派

造化密移無一息之停常在目前人自不察精義入神乃知至之事致用所以行其知也

道理物我無間天人一致

堯舜之治不可及已君德盛氣化盛也

灑掃應對亦精義入神致用之事

吾得性之善念念不忘

人日用之理性情而已

漢唐歷代以來賢人君子雖鮮克聞道而其嘉言善行高風偉節見於傳記者多矣不可謂世無其人也

言乾則元亨利貞已具言性則仁義禮智已具

道則萬古不易氣化則日新

萬物皆有始終惟道無始終

先儒論孟子言齊魯之封皆方百里與王制同與周禮異然孔子曰安見方六七十里五六十里非邦也者則孟子所言爲是後來齊魯之大皆兼併而然非始封之制矣

論宋遼金之統當以宋爲正無疑朱子綱目五代時石晉雖爲遼所立後來契丹侵晉皆以入寇書是則自晉傳漢周至宋宜得一統之正况女直嘗入貢於宋又非遼之比矣

凡聖賢之書皆先知先覺覺後知後覺之言讀其書而無知覺可乎

堯典舜典首言其德禹謨則言文命敷於四海祗承於帝所言有不同矣

詩曰其人如玉君子之德必如玉斯無一毫之點汚

氣質之性以理在氣中而言氣質之濁者理爲之蔽性固有不善氣質之淸者理無所蔽性焉有不善乎

未能盡顏子之學則不能知顏子之樂

滿天地間皆中庸之理人自不察

性與天道無內外無限量無止息

元者善之長亨利貞皆善也仁爲善之長禮義智皆善也

性命一理也有善而無惡也明矣

稟氣之濁者心不開明善言不能入

見外物重則氣象卑矣

好仁者無以尚之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與

細思千古以來窮奢極欲者漠然無存矣但留不令之名

於不泯耳

漢唐間英主大抵能用言則能成事功

人之吸極而呼者退極而進柔變而趨於剛也呼極而吸者進極而退剛化而趨於柔也旣變而剛則闢矣旣化爲柔則闔矣張子曰人之有息葢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其斯之謂與

朱子解孟子孔子登東山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即天命之性也

朱子曰已升之氣便散矣觀此言則方生之氣自是新者非旣散之氣復爲方生之氣也程子論呼吸亦如此

釋氏出世法天地陰陽古今皆世也而可出乎

沖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具竊意萬象如人與鳥獸草

木昆蟲之類莫不有一定之象具於沖漠無朕之中及陰陽流行之後其可見之象卽沖漠無朕中之象也是則人物之偏正通塞雖曰稟氣賦形於有生之初各有不同然其巳定之理固巳具於沖漠無朕之中矣

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蓋以氣質言也故朱子曰生知者氣質淸明義理昭著

程子曰陽無可盡之理蓋陽卽乾元之氣也又豈有盡乎

堯典春夏秋冬之四仲卽乾之元亨利貞也

孟子言取之左右逢其原原卽天命之性也性無時不發見於日用之間故取之左右逢其原原如水之有來處

人物之生各接得天賦之命以爲性

勢亦甚大如趙宋之有遼夏勢不可去若欲以力勝卽有

患惟若古帝王修德以來之則無患矣

論語曰吾莫如之何也已矣言人自絕於善雖聖人之教亦無所施也

不輕妄則重厚不昏塞則虛明其要在主敬

東漢之季雖使陳寶得行其計可復治乎朱子有言意蓋如此

漢高惠文景皆少私欲故程子謂其近於善人爲邦之效

朱子曰心有善惡性無不善若論氣質之性則有不善

宋理宗雖崇理學而不能行理學安得有致治之效

宋理宗用賈似道卒至僨國此任小人之效也豈非萬世之永鑑

人能常存仁義禮智之性則與天命之元亨利貞渾合無

聞所謂永言配命也

三代以下唐宋之治皆不及漢

後漢嚴光有懷仁輔義天下說之言則其所藴非尋常高士之可及也

子陵之清足以廉頑立懦亦可謂百世之師矣

[illegible]一回矣

[illegible]

欲[illegible]八十[illegible]之言則[illegible]

[illegible]

謂祖師未嘗說命也

讀書續錄卷八

今天地闔闢之前方其明白時天地間萬物亦如今之所有若天地再闔再闢之後天地間萬物亦與今無異誠以太極有一定之理雖萬闔萬闢而天地萬物不易也

因有一定之理故天地萬物常如此

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天地之闔闢莫測其端倪也

生於程朱之後者何幸如之以四書有成說而大道明也

程子論禮書至矣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使子路等執弓矢之類以病人之短不敢信其必然

浩然之氣即乾元之氣也

朱子言易中器字皆謂有形之實事也

性本善反之而惡如水性本下搏激之可使過顙在山亦反水之性也然其就下之性終在故反性爲惡而本善常在

伊尹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有易道焉

程子曰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爲仁然仁是愛之性愛是仁之情程子之意但謂不可以情爲性耳而愛之情終自仁之性出故論仁以愛爲仁固不可而仁之情實不外乎愛也

八索九丘之書在唐虞之前然唐虞三代之書無引其一言者以是知其書之不傳也久矣孔安國乃謂孔子黜之恐不然

漢高帝時臣下無章奏而聞諫郎聽至元成哀帝之間章

奏愈繁而言不見用此亦可以觀世道矣

明道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學者亦不可無此志

二帝三王公天下之心萬世可見

伊尹在畎畝樂堯舜之道卽隱居以求其志及其相湯卽行義以達其道

諸葛孔明與昭烈草廬之論及請救孫權之談其素蘊可知矣

天地生物之心卽乾元也其大無方其遠無盡

三代之佐格心兼論事後世之佐論事多而格心者少見

好仁者無以尚之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人皆知曹操爲漢賊而不知袁紹亦爲漢賊未成者觀其與曹操論取天下之策及滅洪之事可見列傳稱其善下

士過矣

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弗去爲知如知父子之仁長幼之禮君臣之義之類固守而弗去則爲知矣

由辭以得意讀書之至要無過於是

允執厥中朱子謂堯之一言至矣盡矣盖中者天命之性萬理不外乎中故朱子云然

因具於沖漠無朕之中者有無窮之象故見於卦畫者有無窮之數

大學出於書如克明俊德作新民之類是也

始條理之事有缺則終條理之事不全

道無有不到處亦無有間斷處釋氏出家修行是有不到處專務上達而無下學是有間斷處又焉得爲道乎

識進則量進

性純是天理故有善而無惡心雜乎氣故不能無善惡朱子曰心比理則微有迹比氣則又靈又曰心是氣之精爽

程子曰有是心則有是迹王通言心迹之判便是亂道以此而觀心迹旣不可判則人爲善之迹固出於心而爲惡之迹亦出於心也明矣

聖人雖有心然動以天順理而已復何爲哉故程子曰聖人有心而無爲

因看曆日曰乾元亨利貞之道皆具於此矣

經書言性自書始言學亦自書始

自古奸雄若曹瞞之徒雖逞欲一時而終遺臭萬世

孔子之後知作易之本原者程明道邵康節發明二子之

學者朱子也

陰精陽氣聚而成物即所謂天地之塞吾其體

不使他事勝好學之心則有進

朱子詩曰若識無中含有象即無極而太極也

惠雖不能周於人而心當常存於厚

涯焉而不滿其量無窮酌焉而不竭其源無盡

朱子本義依呂氏所定經二卷傳十卷古易之次序後儒以本義附今易程傳之次失朱子之意矣

解春秋者以己意為聖人之意不知果得聖人之意否

至誠無息之體與萬物各得其所之用渾然無間

朱子以易有太極即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易所謂是生兩儀即周子所謂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

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易言兩儀生四象即周子所謂水火木金以是而觀則易所言太極之生萬象周子所言太極之生萬物同一理也

人之精神即陰精陽氣聚而爲物者故與天地之氣流通而無間人晝之所爲夜之所夢吉凶善惡各以類應也

消息滿虛造化自然之理聖人知之故順之而吉衆人不知故逆之而凶

畫前之易沖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具既畫之易即卦即爻一理沖漠無朕

朱子論太極曰惟其理有許多故其物亦有許多蓋理有許多者沖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具也故其物亦有許多者皆由理有許多也

精義入神是致知明善之事於天下之理知之極其明致用是力行之事於天下之理行之無不至

朱子言公私邪正廢興存亡皆原於幾蓋知幾則公正興存不知幾則私邪廢亡

心統性之靜氣未用事心正則性亦善心統情之動氣已用事心正則情亦正心有不正則情亦不正矣

乾元萬物無時不資始坤元萬物無時不資生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兩言括盡造化之妙妄念忽然而起然即覺其妄但不能絕於再起此所以為難也

廓然而大公者性也物來而順應者情也性者情之體情者性之用此性所以無內外也

滿天地間皆是天所賦之命物所受之性但人自不察耳

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止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此論天之色體俱盡

明善是明仁義禮智之性誠身是實性之善無一毫之妄

明善是格物致知知性知天之事誠身是誠意正心養性事天修身之事

性即理也理即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故復性則可以入堯舜之道

陽之成形者莫大於天陰之成形者莫大於地

凡性理字皆聖人所制以明難明之道

無聲無臭至矣况可以言語形容之哉

性情之外無道

滿天地是生物之心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劉原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周子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定字蓋出於此

朱子曰命即理也書曰顧諟天之明命詩曰永言配命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子思天命之謂性命皆以理言也

孔子曰焉用殺論語二十篇無以殺字論為政者聖人之仁心大矣

帝王公以為治霸者公以假名

聖人為治推其固有之善及人纔有私意即入於權謀術數矣

論語一書未有言人之惡者熟讀之可見聖賢之氣象

心虛涵萬理

易曰由辨之不早辨也朱子曰李光祖云不早辨也直到得郎當了却方辨剗地激成事來此說最好愚按此說凡事皆當謹之於微性與天道內外合一其大無窮

讀書續錄卷八

其於造運之於微但與天道內外合一非大無識
得此道了都方辯劃地微成事來此說最切與救此說凡
易曰由辯之不非辯也朱子曰李光祖云不早辯也蓋性

讀書續錄卷九

人心所具之性即天所賦之命人能常存仁義禮智之性即不咈乎天之所命或有一之未盡即咈乎天命而自絕於天矣

天命之流注於人心而爲性者其來源源無窮人能常存此性則天命無時不流注而其本無窮矣

分正百職各司其事此唐虞三代大公至正之法也後世有內相之稱非相之職行相之事失公正矣

唐太宗過鄴祭魏武夫魏武漢賊也祭之過矣胡氏以魏武唐太宗才優於德夫唐太宗雖假仁義猶有及人之德魏武則殘賊生民潛移漢鼎弑伏后及皇子殺害忠良乃天下萬世不道大賊也何德之有胡氏以之與唐太宗並

稱恐非至論

處大事貴乎明而能斷不明固無以知事之當斷然明而不斷亦不免於後艱矣

中庸言明善不言明性善即性也言善則性在其中言性則善在其中善性無二理也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即元亨利貞之理

濂溪先生在當時知之者少故從遊者亦少惟程珦知之使二子從學遂大明斯道之傳是則周子從遊者雖少反勝於從遊者之多也

人之一呼一吸之息不停即天地之化不停也

朱子言人心最靈而有以通貫乎性命之全體心性命一理也

性卽理也滿天地間皆性也

朱子本義依古易次序自爲一書不與程傳雜最可見象占卜筮教人之本意後儒摘以附程傳之次失朱子之意矣

費隱是顯微無間

朱子本義簡切明白深得聖人作易之意

雜慮少則漸近道

古聖賢多言私欲爲人性之蔽至張子程子皆論氣質之性則知爲人性之蔽不獨私欲而亦拘於氣質故朱子論人性之蔽必兼私欲氣稟言之

朱子曰明命赫然罔有內外是性無內外也

性情之德具於人心此道不可須臾離也

由經以求道由辭以得意程子教人切要之言

程朱之書吾寤寐敬畏之不敢慢也

漢馬融絳帳女樂爲權奸作奏害忠良得罪名教大矣猶配饗孔子廟廡謂宜黜罷之可也

語之而不惰夫子獨稱顏子則其餘聞夫子之言而惰者亦恐多矣

人心即食色之性道心即天命之性

聖人立法皆修道之謂教非於道之外強立法制也若雜覇立法則非修道之教矣

自得之全在因書之辭以得其意得其辭不得其意程子所謂糟粕耳

程子有曰帝王以道治天下者蓋自天德推之王道也其

曰後世只是以智力把持天下者則無天德以行王道但用智力之私以防制之耳

漢詔多引咎責躬恤民之意最為近古

為人須做徹表徹裏一般人

自孔子後知易者周子程子邵子朱子也

堯命舜愼徽五典舜命契敬敷五教臯陶言勑我五典湯肇修人紀武王重民五教五典五教人紀天理人倫道莫出乎是

朱子至精至粹之言已見於四書集註章句及易本義詩傳中其文集語類之屬所載者或有非定論者讀者擇焉可也

聖人之德莫大於孝故書首稱舜克諧以孝

孟子書首言利之害千萬世人之失皆由於此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聖人之仁政皆自此推之

道從天出是有本之學

文章俗學所以淺者由不知大本大原自天出而賦於人物故雖博極羣書識達古今馳騁文章建立事功終為無本原而淺故君子貴乎知道

知性知天則理無不明矣

惟天之一字足以包括萬理

聖人所以為聖人無一毫之不實處程子論邵子為人直是無禮不恭恐與聖人之學異

水為搏激之可使過顙在山而就下之性常在性為氣質

物欲拘蔽爲惡而善之性常在

孔子稱孟之反不伐如漢丙吉淺厚不伐善恐孟之反不能過也

天地之一陰一陽一闔一闢一晝一夜一寒一暑一暘一雨人之一動一靜一語一默一作一止一寤一寐一呼一吸皆易道也

孟子董子韓子論王道與霸術誠僞貴賤不同司馬氏言王霸無異道胡氏論之明矣

盛衰皆陰陽之變萬古如此

不明善而行者冥行也

乾健不息故運而成晝夜成四時成古今故曰但謂之乾而無所不包矣

易非邵子羲畫不明非程子周經不明非朱子本義不明三君子大有功於易者也

四書經文集註爲聖爲賢皆由此入惟讀者眞知實得乃有其效耳

率性而行卽孟子所謂大智也

天者萬物之祖無一物一理不出於天

周程之學非朱子無以發

四時行百物生卽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之意

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但四時行百物生而已如雨露霜雪風霆鬼神星辰雲物山峙川流凡有形有色有動有息者皆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也

周子之學得於易者多發明大學語孟中庸者少然其理

則同也
克巳復禮爲仁則盡性矣
維天之命於穆不巳忠也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和
也者天下之達道也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大德
敦化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小德川流者道之
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萬物統體一太極者道之體也
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具一太極者道之用也一本
之所以萬殊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道之體也
萬殊之所以一本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道之
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然凡言體用不可分而爲二

史雖紀事然事皆有理即事而窮其理亦致知格物之一
端也

明善即是知性

克伐怨欲不行心尚爲四者之累而不虛必四者淨盡則
心虛而仁全矣

漢唐宋之君未聞有知道者所以治效止於如此

聖人不輕許人以仁蓋專言之仁則包四德仁則四德全
而盡性矣故不輕許人以仁也

孟子曰道一而已矣朱子註曰古今聖愚本同一性是則
自堯舜至於塗人同一性也如書言峻德玄德迪德大德
一德敬德以至言道心言中言降衷言天之明命之類雖
所主有殊而莫非性之理也故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

子顏曾思孟相傳之道又豈外於性哉所謂道一而已矣者於是可見

復則吉迷復凶古之亡國之君敗家之子皆迷復者也

復而無妄聖人矣

道體無內外無古今

必君臣同德乃可有爲

仁義禮智之性日用無時無處不發見但人自不察耳

論性不論氣不備言孟子論性善固得性之本原然不論氣則不知有清濁昏明之異故未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言告子以知覺運動之氣爲性而不知性之善故不明論性不論氣此氣字指氣質之性而言論氣不論性此氣字指告子以知覺運動之氣而言蓋告子論氣亦不知有清濁

昏明氣質之性也二之則不是言性不離氣氣不離性分性氣爲二則不是

讀書續錄卷九

讀書續錄卷十

朱子詩曰渾然一理貫卽性與天道也

心性天一理也其大無外

誠卽性命之實理非性命之外別有誠也

天人之理誠而已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卽乾之健而不息也

人之威儀須臾不可不嚴整蓋有物有則也

張子反原之說呂氏屈者不亡之言謝氏歸根之論程子朱子辨之明矣

程子曰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此克己所以爲難也

嚴子陵有懷仁輔義天下悅之言非不仕也但不肯少貶其道耳觀其謂光武差增於往則其微意可見作史者列

於逸民傳非知光者

出處去就士君子之大節不可不謹禮曰進以禮退以義孔子曰有命孟子不見諸侯尤詳於進退之道故出處去就之節不可不謹

王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

魏晉五胡南北朝十六國五代或假禪授以竊人之國或騁兵力以荼毒生民皆王者之賊也

古經易畫自伏羲始書自堯典始

周子之學當時無知者太極圖說通書傳之程子程子以其理微不以語學者至朱子始發明之然能因朱子之言以求周子之學者亦未易得也

誠心父母斯民爲王道有一毫不誠即非王道矣

性與天道只在目前默而識之可也

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使達而在上則有天下而不與矣

韓子言孟子醇乎醇以其言仁義而不雜也

朱子謂程子說荀楊等語是就分金秤上說下來蓋所謂知言知人也

無物非氣無氣非道

千古聖賢之心仁而已

自近古四海九州無不崇信釋老惟今孔子闕里曲阜一縣無佛老之居無僧道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誠而已

朱子曰程子言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功用言

其氣也妙用言其理也凡易兼言鬼神者皆言其氣單言神者皆言其理朱子釋陰陽不測之謂神章言道之體用不外乎陰陽而其所以然則未嘗倚於陰陽是則神即道也理也

神無方而易無體不但陰陽造化爲然如人之動而陽神在動中靜而陰神在靜中此神無方也人之動而靜靜而動動而又靜此易無體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流行賦予無一息之間但人自不察耳

論性不論氣不備有二說性氣不相離專論性不論氣則性無安泊處此不備也性氣既不相離因氣有清濁故性有明暗若專論本然之性善而不論氣則不知有清濁明

昉氣質之性此不備也
論氣不論性不明是指告子以知覺運動生之義為性而不知性即理也故不明
萬事萬物一理貫之理即性也性之仁貫乎父子之親仁民愛物之類性之義貫乎君臣之義尊賢之等事物之宜性之禮貫乎長幼之序天秩之節文儀則性之智貫乎夫婦之别是非善惡賢否之分性之信貫乎朋友之交五常萬事之實只一性貫乎萬事萬物所謂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也
知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則知道德之本源矣
氣質之拘最大不然何自古聖賢之生不多見與

孔子以聖人君子善人有恒者不得而見聖賢之生豈偶然哉

人心所具之性從繼之者善來即所謂天命之謂性也

夏商周皆有興廢惟唐虞無廢

善惡不係於世類多矣以莽賊而有孝平后之貞烈

自古來萬變之外物皆泯惟善惡之迹不泯可畏哉

夏商周之子孫久而無聞孔子之子孫愈久愈盛何其德之長也

心每有妄發即以經書聖賢之言制之

程子曰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此數言不出理氣二字而天以貫之

游程子之門流於老禪者由致知格物之功未至也

程子曰天本廓然無窮即道之廓然無窮也天以形體言道即理也

老子曰大道廢有仁義夫仁義即大道也大道既廢又豈有仁義乎至分道德仁義禮爲五皆理不明也先儒已辨之矣

陳希夷亦遯世離羣者與

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此論本然之性又曰才禀於氣氣有淸濁禀其淸者爲賢禀其濁者爲愚此論氣質之性

朱子之後大儒眞西山大學衍義有補於治道

朱子言自程子之後論格物致知者皆失程子之意詳見

大學或問

學者不於身心事物上體認其理而力行之徒矻矻於記誦文辭之間難乎有得矣

因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善而知仁義禮智之性善亦猶因水之流清而知其源之清也此先儒之成說特中言之

自孔子後數千年易只曰周經乾元亨利貞以下而伏羲先天四圖隱而不傳雖有繫辭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及說卦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之言人亦不知何謂至邵子傳先天圖自陳希夷於是以繫辭說卦之言證圖一一相合而伏羲作易本原復明

邵子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等語即發明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云云之橫圖也其曰乾坤縱而六子橫等語即發明天地定位云云之圓圖也

堯典克明俊德一言實千萬世君德之始

程子稱邵子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其意深矣

鬼者屈也神者伸也屈伸是陰陽之靈處

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乾坤之廣大即易之廣大也

人與天地萬物混然一理一氣但分有不同耳

孔子以至德稱泰伯文王乃萬世之人極

天人一理備見於孔子贊易之辭

明德貫大學經傳

天人一理湯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武王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孔子所謂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知性知天皆有以見天人之一理後世大道不明論天者不及於人言人者無涉於天由是分天人爲二致惟董子有道之大原出於天之言亦可見天人之一理至周子作太極圖明人物出於造化之一原而張子程子朱子各有發明天人一理之說大道於是復明

學問大本原在天命之性於此所見不差則天下之理不差矣

邵康節見造化人事熟所以終不出

惟知言窮理則能知人之邪正

聖賢成大事業者從戰戰兢兢之小心來

孔子言有恒者難見驗之人信然

帝王治道治法皆實德實事豈後世無本智力之所及

至誠能盡其性盡性即至誠

純乎天理而不雜爲誠雜則妄而不誠矣

克盡己私爲誠有一毫之私未盡則非誠矣

程子曰有無動靜始終之理聚散而已蓋聚則爲有爲動爲始散則爲無爲靜爲終生死之説不過如此釋氏聚散亦人耳安能以已散者爲禍福邪舉前古爲其所惑理之不明也甚矣

聖人最重民力觀春秋所書可見

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其樂可知矣

程子曰釋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愚謂惟其如此故其言誕妄

聖人言天地之造化莫備於易論天地之造化而不本於易皆妄也

讀書續錄卷十一

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苟爲物欲所蔽失其不忍人之心所謂戕滅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

以氣中有太極則可以氣即太極則不可

程子曰無妄之謂誠朱子曰眞實無妄之謂誠誠非虛字皆指實理而言

程子不言太極其論性天道即太極也

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故程子不以太極圖說語學者

知之至信之篤則實有得於己矣

伊川曰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

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此言當深翫

讀聖賢書於凡切要之言皆體貼到自己身心上必欲實得而力踐之乃有益不然書自書我自我雖盡讀聖賢書終無益也

孟子言見而知之聞而知之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蓋道即仁義禮智之道也程子明道者明是道也伊川言學者於道不知所向所至亦此道也道即朱子所謂天理民彝性是也性外無道道外無性千古聖賢所知所傳者豈外於是哉

求復仁義禮智之性即是道學

人聞道學之名不駭以為高則笑以為迂且為學而不學道則無天理人倫矣果何學乎言命即有性言性即有命

命性一理也天人無二內外無間

言心即有性言性即有心心性不相離也

朱子曰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之總名仁義禮智便是天理之件數愚竊謂天道是元亨利貞之總名元亨利貞是天道之件數

聖人不忍人之心即天地元亨利貞生物之心人皆有是心惟聖人能全盡耳

聖賢相傳之道盡性而已

周子太極圖說程子之後惟朱子知之

周子太極圖說一字一句之義皆貼在圖上朱子太極圖說解一字一句之義亦皆貼在圖上須細心體玩三四十年庶可知其妙非用力於時日淺近者之可窺也

周子太極圖說朱子圖說解其一字一句之義固皆貼在圖上苟沉索之久而超然自有得焉則又默識其理於象言之表矣

養氣則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同其大盡心則人之性與天地之性同其大

一息之運與古今之運同一塵之土與天地之土同一夫之心與億兆之心同

陽氣成形之大者爲天陰氣成形之大者爲地乾元天之德也坤元地之德也

克勤小物爲學之切要

物格知至則異端邪誕妖妄之說不辨而自明矣

孔子言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其知之字皆指知性而言故

爲學之本求知其性之所有全之而已

學而知之之功夫條目如格物致知擇善明善博學審問愼思明辨學聚問辨博文知性知天之類皆是也

天道之全體大用元亨利貞四時而已人道之全體大用仁義禮智四端而已

外物無窮不能以禮制心則逐外物亦無窮

聖賢道尊德貴舉天下之物豈能尚乎

自得之爲難自得之則實有諸巳矣

雖能建立大事功而不知道猶爲淺故君子貴乎知道

朱子論子産管仲於道槩乎未有聞也

魏伯陽叅同契假易論長生之術若指諸掌然伯陽今竟能踐其言而度世常存邪

程子曰仙者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邪愚謂仙者雖竊造化之機以延年亦未有久而不散者不然自古以仙得名者多矣何千百年不見一人在世邪神仙既自謂能度世常在人間以化人可也何必作爲言語邪以作爲言語而不常在人間則其誕妄不可信也明矣

萬物始終乃陰陽造化自然之理神仙者必欲超出陰陽造化之理以常存必無此理

老莊亦無神仙之說自秦漢來乃有之秦皇漢武求之之效可見矣

屈原遠遊篇神仙度世之言皆假設耳人將謂神仙眞可學誤矣

羲周之易專主動察變占至孔子之易乃有居省象辭

堯曰允執其中故言中自堯始聖賢相傳之道中而已矣尚書言中最多中者天命之性書多言無過不及之中乃性之已發者至子思作中庸乃兼言未發已發之中程子朱子論之詳矣

讀書不於身心有得憒然而已

本朝祀典極正以不雜於佛老

天地以生物爲心元亨利貞也人得天地之心爲心仁義禮智也是即天命之性與人物從天地大化之本原來故天人一理

程子曰氣淸則才善氣濁則才惡稟得至淸之氣爲聖人稟得至濁之氣爲愚人如韓愈所言公都子所問之人是

也愚謂韓子所言即性有三性之說公都子所問即有性善有性不善云云者此皆言氣質之性也

韓子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氏之傳又曰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又曰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獨得其宗愚謂自秦漢以來諸儒未有論道統相傳之詳且正如韓子者至程朱論道統之傳亦本其說若韓子所見誠所謂豪傑之士矣

一故神或在陰中或在陽中皆此一也故曰兩在故不測兩故化陽化爲陰神在其中陰化爲陽神在其中故曰推行乎一

程子曰動靜有無始終之理聚散而已蓋聚則爲動爲有

爲始散則爲靜爲無爲終

議擬二字出易大傳今法家用之雖細事亦可見易無不包之一端

人皆知求鬼神於茫昧不測之間殊不知天地四時日月星辰雨露風霆雪霜山川草木人物鳥獸皆鬼神之著者

衆天地萬物皆至理民鮮知之

孟子七篇雖論有不同皆本於此心之義理學者忘之時多所以於義理不熟

聖人只以仁義禮智之心應天下之事

中庸書天命之謂性盡之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此性天道合一也

致知格物者欲推極知識以知性也故朱子曰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

明道曰道之不明也異端害之也一段辨盡異端之失

觀大學經致知格物進誠意說則格物先欲格身心之理而後誠意之功可施故程子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

論天地陰陽造化莫備於易外易而論造化者即程子所謂邪誕妖妄之說也

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天命之性是也

孟子言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及言知性知天是其論理氣處

致知格物於讀書得之者多

各正性命各得性命之正

孔子之道得孟子而愈尊程子之道至朱子而始明

理萬古只依舊氣則日新

理大無窮氣亦大無窮

天所賦之性無時不然物所受之性無物不有

舍己從人最為難事所以舜稱堯孟子稱舜公都子所問三者之性前二說朱子以告子蘇氏胡氏之言證之固非矣後一說以韓子性有三品之說明之程子曰氣淸則才淸氣濁則才惡禀得至淸之氣生者為聖人禀得至濁之氣為愚人如韓愈所言是也然則此一說正論氣質之性未為非也但孟子專論性不及氣耳

易書一字一義皆自先天圖出通書一字一義皆自太極圖出

以靜言性則可以靜形容性則不可

宋言官有以箴題作詩爲謗訕者皆非也觀周公無逸之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則古之聖臣曷嘗道其君以言語罪人哉

感中有寂寂中有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皆以心之用言

聖人之教皆自近以漸及高遠循循有序

不忍人之心即天地生物之心所謂元也

仁道至大以即天地生物之心也

健而無息之謂乾即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之意

邵子論天地始終之數乃前聖所未言者

先儒謂邵子以一萬八百年爲一會初間一萬八百年而天始開竊疑天未開時只是氣聚既未有日月星辰曆數四時不知如何計其年數

讀書續錄卷十一

讀書續錄卷十二

窮理之言出於易以致知格物爲窮理始於程子

天地生物之心流行於四時無一時之間斷

伊尹言顧諟天之明命見天人合一之理自是而後聖賢之言天命者皆原於此

周張程朱之前知孟子者韓子一人而已

自有大學書以來發明致知格物爲窮理之事者程子而已繼程子而發明其言者朱子一人而已

不知致知格物之功即始條理之事有缺矣

程子謂韓子言所傳者何事竊謂聖人之心天理渾全得其心斯得其傳矣

程子言性即理也故滿天地間皆理即滿天地間皆性矣

此合內外之道也

朱子曰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更無餘事此之謂易而其動其靜必有所以動靜之理焉是則所謂太極也愚謂朱子之言即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也

易曰安土敦乎仁故能愛此言仁之體用

天地以生物爲心元亨利貞也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仁義禮智也是即天命之性也

學後世之詩到工處止做得詩人學聖人之道到極處可以爲聖人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乃詩言天道之至妙處

昊天曰明及爾出往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是亦詩言天之

妙處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一息如此萬古如此

表章大學語孟中庸始於程子成於朱子

天有以形體言者有以理言者然以形體言即有理以理言即有形體非可二之也

幾字始見於書如萬幾時幾之類至易有知幾之類周子發明幾字至矣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此專言之仁則包四德無違仁則欲常存仁義禮智之性矣

易雖古於書然伏羲時但有卦畫而無文辭文辭實始於書故凡言德言聖言神言心言道言中言性言天言命言

誠言善言一之類諸性理之名多見於書書之後乃有易之辭及諸經書聖賢發明性理之名雖有淺深不同實皆原於書也

孟子知言亦本於孔子不知言無以知人之說

孟子言知言即孔子所謂知者不惑其言養氣即孔子所謂勇者不懼

程子言孟子學已到聖處故其論堯舜性之湯武反之孔子聖之時之類皆深知聖人所以爲聖人使非學到聖處安能知聖人哉

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惟心通乎道者能之心不通乎道而論人之賢否得失鮮不差矣

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别浩然之氣乃吾氣也觀此則

天人一理可知矣
程子曰荀子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楊子亦不識性更說甚道蓋性者大本也言性惡則大本已失道者率性之謂不識性更說甚道
孟子養氣章縮字直字義字皆意同
書以前雖已有文籍皆不傳今文籍可見者自書堯典始
知言最難惟心乎道乃能知古今天下言之是非
所行不合乎仁義禮智卽莫由道也
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不獨見當時之人如此以至讀古人之書見古人之賢者皆思齊見古人之不賢者皆自省則進善去惡之功益廣矣
論性不論氣不備有二說專論性不論氣則性無安泊處

此不備也專論性不論氣則雖知性之本善而不知氣質有淸濁之殊此不備也論氣不論性不明亦有二說如告子以知覺運動之氣爲性而不知性之爲理此不明也如論氣質有淸濁之殊而不知性之本善此不明也二之則不是葢理氣雖不相雜亦不相離天下無無氣之理亦無無理之氣氣外無性性外無氣是不可二之也若分而二是有無氣之性無性之氣矣故曰二之則不是

論性不論氣不備言孟子於極本窮原之性已明但未備耳論氣不論性不明則是告子全不識性也

大學之明德卽中庸天命之性

默識仁義禮智之性與元亨利貞之天合則有得矣聞道卽知性知天也

天者理也其尊無對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蓋理即仁義禮智之理逆理則獲罪於天矣

程子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爲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謂若無誠心則四端亦無矣故學道以誠心爲本

克己復禮與天地合德

性者人所受之天理仁義禮智也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元亨利貞也性與天道渾合無間故曰其實一也

聖人接人惟一誠

由辭以得意如元亨利貞仁義禮智辭也由辭以得元亨利貞仁義禮智之意則有得矣

鬼神者天地陰陽之靈魂魄者人身陰陽之靈

學不至於聖賢只是有不誠處

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朱子曰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也莊子論斲輪之意近之

程子言荀子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楊子亦不識性更說甚道然則自孟子沒道失其傳只是性不明